

爱伦堡政论通讯集

戈宝权等译

新华出版社

爱伦堡政论通讯集

戈宝权 等译

•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新华出版社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•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5印张 240,000字

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7203·031 定价：1.10元

出版说明

伊里亚·爱伦堡（1891—1967）是苏联著名记者和作家。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，写过许多很有影响的作品。解放前后，我国翻译出版他的作品达十七部之多。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以锋利的笔触，写了大量内容丰富、立意深刻、富有文采的战地评论和通讯。这些文章对揭露希特勒匪徒的侵略罪行，支持和鼓舞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，起了积极的作用。但是，从五十年代起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和平主义色彩。

本书编选的四十多篇文章，绝大部分是爱伦堡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八年期间所写的政论、通讯、报告文学和游记，只有《印度印象记》一文是他五十年代初期写的。在编选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戈宝权同志的大力帮助，请他将部分文章重新进行了校阅，对此深致谢意。

本书文章选自一九四二年桂林建华出版社出版的《不是战争的战争》（巴黎陷落前后），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重庆新华日报社图书课出版的《六月在顿河》和《英雄的斯大林城》，一九五〇年上海新群出版社出版的《美国所见所闻》，一九五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保卫和平》，以及一九五七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印度印象记》等书，仅此说明并致谢意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除将有明显错误的人名、地名、标点符号及个别文字做了改动外，其它均保持原文未动。

我们编选这本书的目的，主要是供广大新闻工作者鉴赏参考。

本书是由宣沛芝、廉志敏、星华三位同志负责编选的。由于编选时间仓促，疏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，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八二年五月

目 录

巴黎陷落后的一个月.....	(1)
从基辅想到巴黎.....	(8)
六月.....	(13)
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.....	(20)
我们的红军.....	(23)
“我们要把他们打回去!”	(28)
顿河在召唤.....	(31)
“祖国在危急中!”	(36)
艰苦的道路.....	(38)
“每一分钟都不放过!”	(41)
“把他们阻止住!”	(44)
“我要你生活下去!”	(47)
是时候了!	(50)
戈培尔博士的造谣.....	(54)
法兰西人民的血.....	(57)
苏联人民的成长.....	(61)
要继续反攻下去!	(66)
我们的箴言: “前进!”	(69)
恭贺新禧.....	(72)
苏联人民的憎恨之火.....	(77)

遥望着海的彼岸·····	(84)
土伦港的勇士万岁! ·····	(87)
新的巴别城·····	(89)
一个弗里茨的日记·····	(94)
一群德国的格丽卿们·····	(102)
复仇开始了! ·····	(111)
漫谈斯大林格勒之战·····	(114)
列宁格勒的解围·····	(118)
德国军队在退却了·····	(121)
庆祝二十五周年的红军节·····	(125)
钢铁考验过来的·····	(129)
自然法则·····	(140)
论敌人和朋友·····	(150)
新世纪·····	(162)
我们的春天·····	(177)
防护带·····	(186)
长期的歇斯底里·····	(196)
我们走自己的路·····	(204)
美国的“超人”·····	(215)
在西班牙·····	(229)
美国我见我闻·····	(234)
印度印象记·····	(266)

巴黎陷落后的一个月

六月十四日，德国军队开进了巴黎。在凯旋门旁边，举行了一次大检阅。机械化部队穿过了城，开向南方去。巴黎是空虚了：在城的四郊有一些老太婆，在香榭丽榭有一些盛装入时的女郎，此外就是些奉公守法的举手行礼的警察。这是一个新的幻想的城市，这不是巴黎，而是它的骨骼：房子关上了百叶窗，商店拉上了铁门，长而直的街道没有一个行人，垃圾箱里面装满了垃圾。静寂。猫儿在跑着，鸟儿在叫着。

马达的响声惊吓了猫儿和鸟儿；飞机是成天成夜地，在城市的上空低飞着。

我记得站在邮箱旁边的一个女人；她哭泣着，恳求能从邮箱里把她的信拿出来；她在信里写了一句不需要的話：“我不晓得……”

德国人把时钟都改成柏林的时间了。其实巴黎在被占领之前，时钟就已经提前一个钟头了。按照新的时间在九点钟以后，这就是说在七点钟以后，禁止有人走到街上去。太阳高高地悬挂在死的城市上空。后来允许大家在街上走到十点钟，但是很少有人走。黄昏的时候，大家都成群地聚集在大门旁边交头接耳地私语着。忽然间扩音筒的叫声响起来了：“走进房子里去！”这时候就只有巡逻兵的脚步声和飞机的响声划破寂静。

在头几天是没有报纸的。有一个叫做“民族觉醒”的谜一样

的电台，报告了许多并不存在的部队的番号，报告了“复仇者”怎样逮捕共济会员①，还报告了关于迫害和枪杀的消息。

政府在这几个星期中飘泊着，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在哪儿。巴黎在寻觅波尔多的电波，他们听见了主教的说教，这位主教总是固执于“神的惩罚”这一点；他们还听见了贝当上将的不容易明了的老年人的片言。德军占领了里昂、普瓦提埃、拉罗舍尔。每天总有很多的城市被毁灭掉。上将胡涂了，在那儿絮絮不休地唠叨着关于法兰西的“美德”和卫护他自己的投降权。

有一次，我沿着波尔特—罗雅尔林荫道在走着。在长凳子上面坐着一个衣服褴褛的喝醉了的流浪汉，他这样叫道：“给我一张有纹章的纸头，我立刻就可以签订和约！一、二、三！”

巴黎五天没有报纸了。六月十七日，《晨报》和原无政府主义者爱尔维的《胜利报》出版了。卖报的老头儿发着哑声地喊叫着：“《胜利报》！”很少的几个行人都笑起来了。有一个人说道：“好一个胜利！”过了两天，《巴黎晚报》（装上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“新版”）、《劳动之法国报》和《最后新闻报》都出版了。文章上署名的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人，或者就完全不署名。买报纸的人是很少的。

六月十七日的《胜利报》写道：“巴黎是值得受到尊敬的。”六月二十四日的《晨报》写道：“和约的条件，首先就是光荣的。”六月二十六日，讲和的条件宣布了，《巴黎晚报》称这些条件是骑士式的。

巴黎的报纸写些什么东西呢？有一位新闻记者，提议法国人

① 共济会是欧洲从中世纪起即流行至今的一种带有宗教性的秘密组织，以诚心互济为宗旨。

应该“回返到土地上去和成为农民”。另一位记者则叫出了一个英雄的口号：“为了拯救法国，就得积蓄金钱！”第三个人这样写道：“在每一个法国人的心里，都隐藏着一个犹太人，我们应该首先杀死我们心中的犹太人。”

广告是比文章更能反映出这个城市的生活：“兹有工程师一人，通晓德语，愿担任店员或推销员。”“兹有作家一人，当讨论龚古尔奖金^①时曾获得两票，愿接受任何工作。”“鄙人精于绘制家谱系统图，收费公道。”而最多的则是寻觅亲人的广告：寻觅孩子、丈夫、父母、士兵、难民和死了的人。

在大街上，在行列里，在铺子中，在大门下面，大家都谈论着一件事：“你的人在哪里？我的人是一点儿音信都没有。”自非占领区来的信，从七月中旬起才开始寄到：人们都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在哪儿。整个的一条大街上，都讲着一件愉快的事情，面包妇的儿子找到了，他是被俘虏了。

在柱子上，悬着戏院的海报牌。六月十四日，“奥地安”戏院要上演《菲德尔》一剧^②。继而，在戏院的海报上面，又粘上了德文的布告：“放映电影，供兵士观看。”

看一看那些留在巴黎的巴黎人，你会觉得很奇怪的：老太婆拖着夜间穿的拖鞋，就象在垂危之前脱掉了鞋子似的，此外就是些孤独的爱整洁的老年人——佝偻的、跛足的、残废的，还有一些外国人。可是，我已经忘记了贾佩、皮内利和其他一些人了，这些人曾经是在巴黎的，但是在空虚的大街上，我却再看不见他们了。

① 龚古尔奖金是纪念法国龚古尔兄弟的文学奖金。

② 《菲德尔》是法国著名悲剧作家拉辛的作品。

早晨，大家都带着篮子上街去。这既是由于饥饿，也是一种运动，还充满了吵嘴和干涉，因为大家都想储藏起一切东西。大家把成罐的普洛望斯的牛油、洋山芋和葡萄酒拖到自己的家里去。在刚刚才开门的一家铺子门口，有一个喘息着的女人奔过来问道：“有什么卖？”这是一块腐烂了的肉皮，里面生长出一条弯曲蠕动的象蛆虫一样的东西。商店里的人开始用粉笔在玻璃窗上写明，哪些商品已经卖完了；这类名单不断地增加着。

街上既没有公共汽车，也没有出租的汽车和私人汽车。这对于狗来说，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：在它们生活中能毫无顾虑地在奔跑了。

谁忽然想起来了，说巴黎是个大城市；但现在除去给行人指定的那些地点之外，其它街巷道路是禁止通行的。

在七月一日以后，难民回来的浪潮减低了：军事当局不允许有更多的难民从非占领区回来。

每天，从被占领的布列塔尼到巴黎，有两列装载难民的火车来往着。巴黎人在回来的时候，以为在车站门口会看见脚夫和出租汽车。可是等待他们的，都是拖着手推车的来自阿尔及尔的阿拉伯人。这些阿拉伯人抢过行李，就把它推走，行李的主人就得沿着人行道跟在他们后面奔走。

一切的指令，一切的禁令，都是由巴黎的地方行政官长签署的——这是一个法国人。法国的警察在逮捕藏匿在房子里面的法国士兵。在哥拜兰大道上，我看见一伙妇女包围在警车的周围：这是在逮捕兵士。我听见了这样的叫声：“让妈妈走进去吧！”一个年老的女工，冲到被捕的人前面，和其中的一个兵士接吻。

差不多所有的商店（除去农产品的）都关了门：老板和店员都逃走了。当局命令百货商店开门。有几个大商店里的店员高兴

起来了。生意还真不错：军人们买去了所有的东西。

德国人印了一种在占领区使用的纸币，这种纸币通行于法国、比利时、荷兰，但在德国却不通用。当局并且宣布，每一马克等于二十法郎。

小商人们尽一切可能在吸引着顾客们。在橱窗里面，出现了旅游指南、字典、风景明信片和各种各样的纪念品。谁知道这些商店，一共出卖了多少象爱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形式的文镇^①？有几家小酒店，挂上了用德文写的“有上等啤酒出售”的广告。在巴黎被占领的头几天，有一家波兰书店开门了，大量出卖德文的巴黎指南。接着又有几家饭馆复业了，老板们用德文在报纸上登广告，推荐自己的各式名菜。在《晨报》上我读到这样一段东西：“我们的新客人，已能鉴赏所有精美的法国菜了。”

巴黎被同世界隔断了。在被占领的头几天，只接到寄自近郊的信。接着，邮件经过很多麻烦从其他的城市开始寄到了：有的是来自波尔多，有的来自图卢兹。电报不收。跟外国的邮电交通是完全停止了。禁止收听外国的无线电播音。法国的无线电静默无声了。巴黎是孤零零的，正象鬼岛一样。

在爱菲尔铁塔上，悬挂着德国国旗。同样的旗子，也悬挂在议会厅、政府机关和大旅馆的建筑物上。协和广场上的沙包都已经清除了。在这个广场上，举行过一次在希密特教授领导下的军乐演奏会。有一次我走过歌剧院广场，看见在戏院的台阶上坐着许多号手和鼓手，摄影师正在为他们拍电影。

有几家咖啡店里，悬挂着禁令，指明德国的军人及文官不应光临这些地方，例如“多姆”咖啡店，在从前是画家聚集之所，

① 或称镇纸，是压纸用的。

“德玛哥”咖啡店，有一个时期是法国作家们最心爱的地方；此外还有另几家咖啡店。这些禁令是由军事当局所规定的。

在城中心的许多咖啡店的外廊上，有许多卖淫妇。她们既是愉快的，又是盛装入时的。她们穿着夏季的凉鞋，光脚上的脚趾涂得血红。

玛育尔戏院加上了一个德文译名，正在上映《巴黎永远是巴黎》。其他许多戏院，则因为没有演员和观众，还没有开门。

出现了贩卖打火机的商人，火柴是绝迹了；他们修理打火机，夸奖自己的火石和火捻。

七月十四日的前夜^①，《劳动之法国报》上这样写道：“占领巴士底监狱的这一天，是共济会员们的盛节。”七月十四日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。通常在这一天，大家是要在街上跳舞的。现在大家都在全城奔跑：找寻牛奶和牛油。

我遇见一个可怜的女人，她养着三个难童，她哺养他们，并且拿她最后的几个钱在报纸上登了广告：找寻孩子们的双亲。

有一位典雅的太太，在我前面这样讲道：“假如德国人在这儿再留十年那就好了，他们会把城市管理得有条不紊的。”我不想再叙述这些人所讲的话了。

《巴黎晚报》这样讲起巴黎：“法国的一个主要的地方城市，还象值得称为首都一样地生活着。”这个主要的地方城市……可是，巴黎是难符合这个定义的。虽然它的宫殿毫无损坏，但它已经很象皮拉内齐所描绘的死亡了的罗马城。蒂莱里方场上的长草（平常是用机器来推平了的）也并不能使我惊奇。这些包围着石像的野草，跟这个模糊的巴黎面影浑然一体了。

^① 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。

巴黎四郊从前是工人的住宅区，被称为红色腰带。从前，这儿曾经传出过工厂的汽笛声和共青团员的《青年近卫军》的歌声。现在，这个区域空虚了：工人们知道，法国是要成为农业国家的。

七月十四日之后，我在街上走着，象一个被迷惑了的人似的：我不能了解，我还是在巴黎走着。接着，我也习惯了。现在，我已很难再想起那已往的巴黎：街上挤满了人，充满了汽车的喇叭声和照满了灯光。在我的眼前，是一个庞大的空洞的城市。它好象变得更美丽了。现在可以一眼看遍了它：既没有行人、橱窗，也没有汽车会吸引你的注意。现在可以站在大街的当中了望着远方，所有的远景都横陈着，所有的大门、壁龛、浮雕都显露着。

也许它变成畸形的了——没有巴黎人的巴黎，这个古老肮脏的城市，有贫民窟，有被煤烟熏黑了的房屋，有贫穷的近郊四乡。现在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能重新活跃起这个城市，能掩饰它的衰老，来安慰它的贫困了。

不仅仅是眼睛，连耳朵都不能了解这种变化了。在尼伏里街上，在拱门下边，代替了那往常的骚音、报童的叫喊和汽车的喇叭声的，则是胜利的寂静。

在大林荫道上，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在卖画片。他叫道：“旧巴黎风景明信片！”我心里想，他是在卖巴黎古迹的照片吧，但实际上这是些巴黎平常的风景明信片，就是那个还尚未被称为“主要地方城市”的巴黎。我看了一看这个小孩，这个巴黎的小麻雀，这个《孤星泪》中的加佛罗希的亲兄弟，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五张明信片，为了要养活母亲，就用尖锐的喊声来吸引偶尔的几个过路人——这个在死了的城市中的还活着的孩子。

（一九四〇年九月） （戈宝权译）

从基辅想到巴黎

在这些严峻的日子里，我就想起那个美丽的爱自由的巴黎。德国法西斯的那批帮凶，把它出卖掉了，但兹将军不仅宣布巴黎是个“不设防的城市”，他还下了命令枪杀所有那些要保卫这个首都的人们。居民们都离开巴黎了。年老的人们在步行着，他们讲着：“我们不愿意在他们下面生活……”德国法西斯，走进了一个空洞的城市。他们惊奇地问道：“难道这就是巴黎？……”在他们所举行的一次阅兵典礼上，出席参加的是四五十个卖淫妇。拍摄电影的人把她们都拍摄进去了，后来就把她们当作是“巴黎的居民”放映出来。在城里面剩留下来的是好几万不幸的人：生病的、残废的以及妇女和孩子们，他们坐在关上了百叶窗的房子里面。我看见，法西斯怎样在空虚的街道上阔步走着。在一个街角，站着一个搀着小孩子的母亲，她把小孩子的眼睛遮起来向我说道：“只要他不会看见……”一个老太婆在大门口外面张望了一下，一位德国军官用照相机把她照了进去，她赶忙关上大门叫起来：“宁可把我杀死吧！……”

过了一个星期，德国兵开始把难民从大道上赶回来。他们赶回了四分之一的居民，这些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，就正象走进了监狱一样。街道还是象从前一样，是空虚的。巴黎知道，德国法西斯铁蹄是怎样一回事。

一间饭店，走进了一个德国军官。一位年轻的女侍者脱下了

围裙说道：“我不愿意招待他。”就跑开了。在地下铁道，卖票人在车票上打着洞眼。走过了几个法西斯，当然，他们是从来不会拿买票的事来麻烦自己的。卖票的跑开了：“我不愿意为他们工作。”

这些外来的干涉者印行了一种“该占领区使用的马克”，他们就把这些伪币分发给自己的军官和士兵，让他们去“买东西”。据我亲眼所看见的，一位军官就买了太太们穿的九百双丝袜，运走了成箱成捆的东西。当我离开巴黎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一列开往柏林的军车的行李车厢里，全堆满了掠夺来的物品。法西斯搜刮了一切东西：从鸡蛋一直到门上的开关，从肥皂一直到博物馆的名画，而那些锁着的商店，他们很轻易地就把它们打开了。

一家小小的食品店，走进了一位军曹长，他叫道：“咖啡在什么地方？……”老板娘答道：“没有咖啡了。”我翻译出来，这位德国人表示很生气：“前天还有的，你藏到哪儿去了？”我又翻译出来：“咖啡现在是在德国，请军曹长先生乘车去到柏林要咖啡吧。”老板娘向我说道：“他们会逮捕我吗？他们会杀死我吗？在他们的统治之下，我们简直是无法生活。”

德国法西斯，每天可以得到两百五十格兰姆的掠夺来的牛油。居民们则遭受饥饿，他们每天只能得到五百格兰姆的面包，每个星期只有一百四十格兰姆的牛肉。德国军官在饭店里，每人吃一只全鸡和用十个鸡蛋做成的煎蛋，并且还微笑着，看着那些饥饿的巴黎人，这些人正排着队，希望能领到他们八分之一磅的面包。

法西斯侮辱了这个高傲的城市。他们在协和广场上开步走，并且唱着：“法国人是些野蛮的蠢猪，我们要来杀他们！我们要来杀他们！我们要来杀他们！我们要来杀他们！”他们在所有的电

影院里面放映同样内容的影片：轰炸巴黎，在香榭丽榭举行阅兵典礼，在大路上枪毙难民，并且还印着这样的说明：“这就是过分骄傲的法国所应有的命运。……”他们把法国大将们的铜像都搬了下来。他们到处都悬挂着有毒蜘蛛——卐——的旗帜。在罗雅尔中央大街上，是法西斯总部的所在地，巴黎人当行近它时，应该要离开人行道，在街中心走。法西斯的秘密警察“盖世太保”，每天都要抓许多人。他们逮捕了全世界科学界所崇敬的郎之万教授和几千个工人。凡有胆敢撕毁德国宣传标语画者，均处死刑。法西斯雇用了许多助手——叛徒杜里奥、时时刻刻都可以整卖和零卖祖国的赖伐尔以及其他成百的叛徒。没有人再去跟侵略者共处了，除掉那些卖淫妇。

占领者生活在荒漠之中，当他们走进咖啡馆的时候，法国人就跑走了。当放出空袭警报的时候，法国人就公开地鼓掌：欢迎那些来轰炸德国法西斯的轰炸机。占领者把被俘的英国空军拖在巴黎的街道上游行，并在他们身上写着：“这就是毁灭法国城市的人们。”巴黎的居民们向俘虏们欢呼，大家都说道：“谁反对希特勒，就跟着我们走。……”十一月里，学生在香榭丽榭举行了一次反法西斯的大示威游行，很多人被杀死了。法西斯枪毙了十八个学生，但是学生并没有平静下去。他们不得不封闭学校了，把成百的学生送进了集中营，在那儿，那些有了八年官历的剑子手就拷打被监禁的人。巴黎人由于德国法西斯的愚蠢和残暴而达到了绝望的程度，他们现在是不顾一切了。例如，他们从“达尔库耳”咖啡店的三层楼上，把一个侮辱了法国妇女的德国军官推下去。不久之前，在圣保罗区的一条狭窄的小巷里，他们在夜间打死了两个德国兵。在靠近圣克鲁旁的塞纳河上，他们还钓到了一具德国大佐的尸体。

占领者想强迫法国的工人们去为他们做工，他们决定在雪特隆、兰诺、格诺姆等工厂里修理飞机和坦克。这怎么办呢？巴黎的工人们只得去做工了！修理过的飞机飞不远，坦克在巴黎的近郊就抛锚了。他们想找出究竟是谁搞了这样的阴谋，但始终是找不出。工人们是一心一意的，这些德国的法西斯就开始强迫把巴黎的工人送到德国去——做苦役去。

法国的爱国人士们，在不隶属于德国人管理的电台上这样广播道：“在城市的所有墙壁上，都写上胜利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V。”他们想证实一下，究竟有多少巴黎人听见了他们秘密的广播。过了三个钟头，在所有的墙壁上都写满了V字！有的是用粉笔写的，有的是用煤炭和颜料写的，它们到处在凝视着占领者。

甚至孩子们，胡闹的和爱嘲笑人的巴黎“街道流浪儿”，也向着法西斯军官们喝道：“你撒谎，你撒谎，你马上就要从这儿滚蛋了。”——这是根据一首旧的感伤的歌谣改编成的。

法国的人民因为自己的不经心，因为习惯于过轻松的生活，因为他们让法西斯的“第五纵队”居于统帅的地位，就遭到严酷的惩罚。现在，法国人民知道了苦难，他们准备向侵略者冲过去。我知道法国人是英勇的，我看见过马恩河和凡尔登，我了解为什么德国法西斯在这个表面平静的巴黎感到有些胆寒。小孩子们唱道：“你马上就要从这儿滚蛋了。”当然，他们不是从这儿滚蛋，而是从法国逃走，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逃走的。

我在那儿，在巴黎，看见过法西斯的刽子手，我很知道他们。现在，在这个短促的六月里，他们飞向我们的城市了。血在我们的故乡，在古老的基辅的街道上流着。是谁开始了这次战争的？就是那个长着两只混浊犹疑的眼睛、野心勃勃和残酷的疯人希特勒。他在全欧洲驰骋着，他想获得拯救，但在所有的胜利